

碧血黃花談趙聲

吳化鵬

遜清宣統二年庚戌（公元一九一〇），廣州新軍起義失敗，國父匆匆自美國舊金山取道檀香山、日本而抵檳榔嶼，住在橫市四間街，召開秘密會議，籌商捲土重來，再接再厲。當時應召與會的重要革命同志，以趙伯先（聲）、黃克強（興）和胡展堂（漢民）爲最主要者。所以在議定傾全黨人力、財力，擇五百名同志爲先鋒，再度發難於廣州，一俟廣州得手，立刻由黃興領一軍出湖南趨湖北，趙聲領一軍出江西攻南京的重大決策後，爲廣州起義設立的統籌部，即以黃興爲部長，趙聲副之，尤且兼任關係甚鉅的交通課，胡漢民則負統籌部秘書長之責。

因此，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，克（強）伯（先）展（堂）自始至終爲最核心的核心人物，其間趙伯先（聲）尤且在檳榔嶼會後旋即趕赴香港，着手準備，黃興則遲在兩個月後方始赴港主持。當三月二十九日發動之期，由趙聲、胡漢民坐鎮的香港統籌本部，係在三月二十八日夜晚，收到二十九日如期舉事的密電。翌日一早，

趙、胡二人迅即召集在港的先鋒同志三百餘人，從香港搭輪趕赴廣州發動，但是因爲粵中清吏早已聽到風聲，廣州戒備森嚴，如臨大敵，頗有草木皆兵之慨。港穗輪船，早上祇開一班，同志們唯恐趙聲與胡漢民涉嫌重大，認得的人又多，又怕一艘船上載了三百多個沒有辮子的桓桓壯士，一定會啓清吏清兵的疑竇，於是決定先由一部份同志搭早班船前往，餘下的改乘晚班船上，趙聲和胡漢民，遂而無可奈何的被迫等到夜間再走。

但是廣州省城方面的革命同志，業已決定在三月二十九日午後五點半鐘發動，因爲風聲有所洩漏，清吏預有準備，再加上和新軍聯絡未週，臨時發生誤會。同志幾番衝殺，數度鏖戰，終以寡寡懸殊而全盤失敗。等到趙聲、胡漢民冒險自港抵穗，所見所聞，祇是四門緊閉，緹騎密佈，七十二烈士俱已壯烈捐軀，於是趙聲、胡漢民唯有痛哭而返，再回香港。趙聲一面痛悼戰死的同志，一面更以自己的未能適時趕到，和諸同志共

殲漢賊，憾恨傷慘，悲憤莫名，他每天痛哭大哭，堅不欲生，同志們再三再四的勸他留此有用之身，以俟來日報仇雪恨，然而趙聲一仍置之不理，終於罹染了來勢汹汹的腸疾。

起先他還不肯延醫診治，後來痛到不可遏忍，方由在港同志強他去看醫生，檢查的結果，經診斷爲急性盲腸炎，於是乃由黃興、胡漢民逼他進醫院動手術。然而不幸得很，開刀後竟發現腸已蕃膿，割處毫無痛楚，却是儘流黑水，既噁且嘔，延至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殉難的二十一日後，辛亥四月十九，竟告長眠不視，遂了他與死難同志同死的大願。

趙聲死時祇有三十一歲，他的夫人驚聞噩耗

作者介紹：吳化鵬先生蒙古人，美國奧立崗州立大學碩士，華盛頓大學研究員，現任中央評議委員，旅美從事國際文教工作，成績卓著。



主持「三二九」起義大計因故沒有
趕到因而悲憤身殉的趙聲

馬上就要仰藥自殺，相隨乃夫於地下，後經其父竭力阻止，革命同志則千方百計，護送趙聲的靈柩返里。當時，胡漢民之於趙聲賚志以歿，傷悼之餘，民元後曾有一段悼念文字，堪為趙聲的蓋棺之評：

「伯先少於余二歲，有大將才，且能以精神提挈革命青年，大江南北軍界同志，尤傾服之。使不死，則南京光復後，決不至任程德全，莊蘊寬為都督，洪承點、冷遜、孫榮輩，亦當奉令惟謹。余等雖不能前知，而感於革命領袖人物養成之不易，三月二十九日以後又失伯先，其愴悼可知矣。」

辛亥三二九廣州之役，主事人既以黃、趙、胡並稱，民前論革命軍事領袖，黃（興）、趙（聲）也是並駕齊驅，不分軒輊的。趙聲初字韻譜，後改伯先，他是浙江丹徒人，十一歲投筆能文

，十三歲入庠，十八歲舉為拔貢，後來矢志革命，先後念過水師、陸師學堂，又曾東渡日本，考察軍政，就讀於早稻田大學法科。他曾投効北洋軍，想在北洋軍中建立革命基礎，但是袁世凱老奸巨滑，看穿了他胸懷大志，富有革命思想，却又愛重他的文武全才，亟欲籠絡，使為己用。所以袁袁給他每月五十大洋的薪水，命趙聲佐理文書，讓他位在自己衙門的一座樓上，樓下設兩名衛兵，日夜逡巡，將趙聲與外間的關係，一概斷絕。但是最後仍被趙聲設計逃了出去，自此東奔西走，從事革命。趙聲因為是宋代王室之後，自幼便富於民族思想，革命精神，在他未中學之前，十五六歲左右的一名慘綠少年，即曾以「賦專諸刺王僚」為題，寫過這麼一首今已失傳的五言絕句：

暮色冷江楓，撲秋劍氣虹、灰魚樽俎上，鐵血洒吳宮。

讀了，令人深覺其咽泣蒼涼、聲聲激楚。他入庠後，又會改名換姓，便叫做「宋王孫」，由此可見，他的革命意識，反滿壯志，簡直是與生而俱，堅強已極。當年身懷炸彈，行刺清廷所派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的革命烈士吳樾，就是因為在北京城裏和趙聲見過一面，互傾肝膽，訂交而別，因而決意獻身革命，圖博浪之一擊的。

所以吳樾在大學之前，曾經有一封信寫給趙聲，其中有語：「某為其易，君為其難」，意思是說他自去做鐵血暗殺謀刺大臣的「易事」，而將高揭義旗，大舉革命

的難事付託趙聲。趙聲得信後大為感動，寫了幾首慷慨激昂，盪氣迴腸的詩報之，其中即有「一腔熱血千行淚，慷慨淋漓為我言：「大好頭顱拚一擲，太空追攫國民魂」的名句。

趙聲雖遭遜清官吏之忌，但是他才華出眾，精於韜略，各省封疆大吏便不得有所借重，所以他有革命黨的莫大嫌疑，却仍擔任過陸軍小學教習、江南、廣東新軍標統（等於現之團長，不過清制新軍係以鎮為最高單位，一鎮只有兩個團），他因為要延攬英雄豪傑之士，使其成為革命同志，兼以素性豪爽慷慨大方，因而一生揮金如土，把所有的錢都花在結交朋友上，這便是胡漢民稱頌他的：「能以精神提挈革命青年」。趙聲兩任標統，俸給甚厚，尤其是在廣東任標統時，優待，每月給他厚俸紋銀九百餘兩，那幾乎便是當時的中人之產了，然而趙聲却到手即盡，經常闊窮，在廣州的那般達官顯宦之中，人人衣羅錦緞，前呼後擁，唯獨他長年一襲破布大褂，夏日衣白，冬天色藍，天太冷時，便加一件粗布棉襖，寢室裏，則是一張木板床，一床破棉胎，如斯而已。

平時祇要趙聲手頭有錢，全標（團）上下，任何人發生任何困難，他都不待官兵開口，悉索敝賦，立時接濟。舉一件小事以為例，當年新軍士兵，每逢生病，部隊上的伙食無法下口，並且還需要特別營養。士兵力不及此，趙聲便一力肩承，病兵的特別伙食，一概由他購辦支應。再則，士兵們如遇親喪大故，或者請假還鄉，趙聲必

定有所贈贖，五十百，信手開銷而了無吝色。每逢星期假日，趙聲僥倖還剩有兩文，他便遍邀標中的哨官（排長）、隊官（連長）、管帶（營長），同上酒樓，大喫大喝，或則各抒抱負，或則臧否人物，喫喝得痛快淋漓，往往不醉不休。

趙聲急需，士兵告貸，有時候趙聲一聲應付不來，他自有他別出心裁的辦法，那便是和營盤附近的一升當舖，事先洽定，每逢標中的官兵，抱了標統大人趙聲的那床破棉胎，其中夾一張「趙聲」的名片，送到當舖裏，不問緣故，老闆立刻畀予大洋五元，而在三天之內，趙標統必定備就贖款，將他的破棉胎取贖回去。

袍服、頂帶和官靴，趙標統一向付之闕如，遇有參加大典；或者晉謁上官，趙標統不得不全副袍服頂帶；他無可奈何，唯有派一名戈什哈（勤務雜兵），備價到四牌樓的衣店裏去租來穿着。有一次，新任的廣東藩司胡湘林，耳聞趙聲的大名，特地召見，很想當面試一試他的才學，時值盛夏溽暑，趙聲便命人去租了全套的單紗袍、帽、靴、頂，穿着齊全，苦於尺碼短小，捉襟見肘，穿在身上踝臂畢露，但是更換為時不及，他便唯有把袍服綁在身上前往藩臺衙門晉謁。當胡湘林與沖沖的出來延見，看到趙聲，不禁便是一愕，他問：

「你就是新軍標統趙聲嗎？」

趙聲打了個干，敬謹答是。然而，胡湘林却神色不太自然的再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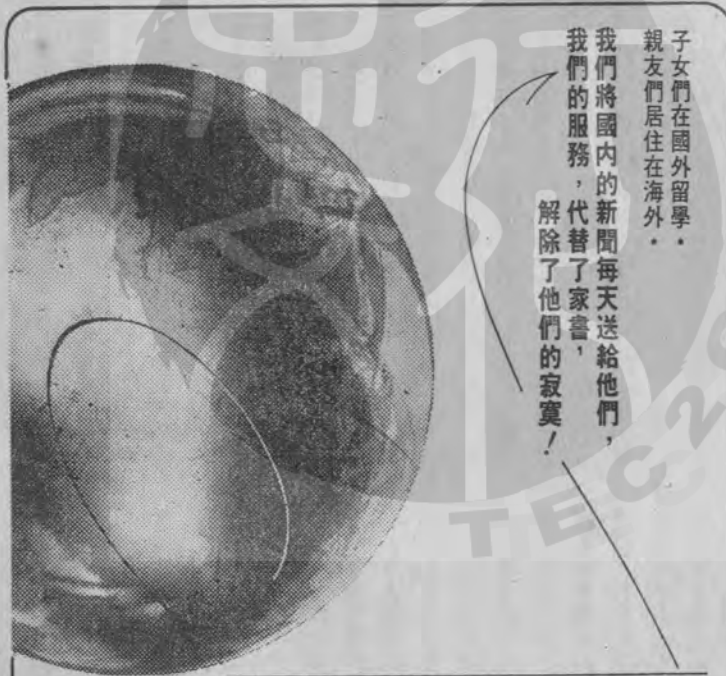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且坐坐，待我辦完了公事，再來長談。」說罷，他便抽身自回簽押房，趙聲在花廳上

坐了許久，始終不見藩臺大人出來，無奈，他祇好不辭而行。回到下處，越想越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翌日，他部下的一名隊官，和胡湘林的心腹隨從有舊，特地為他跑去探問緣故，詎料，那名隨從笑了笑說：

「咱們大人倒不是嫌你們標統大人衣冠不整，而是他老人家一見趙標統又光胳膊又露腿的，覺得他那副形狀，透着點凶悍，他老人家看着心裏駭怕了，因此再也不敢出來相見。」

子女們在國外留學，親友們居住在海外。

我們將國內的新聞每天送給他們，我們的服務，代替了家書，解除了他們的寂寞！



UNITED DAILY NEWS

報合聯
版空航外國

版實律非行發拉尼馬在另。家國個多十九非。澳·美·亞·歐及通。多年四行發

亞洲地區每月
美金一元五角
歐美澳非地區
每月美金四元
包括郵費長期
另有優待辦法

詢洽「版空航外國報合聯」號六廿路定康市北台向或號二一二三三話電報訂。
26, KANGTING ROAD TAIPEI TAIWAN, CHINA P. O. BOX 359

先是，趙聲曾一度在江南賦閑，他的朋友陳子若，從海外來鴻，以「趙子龍一身是膽」相期許，趙聲獲信，心有所感，於是賦詩一首，原文如下：

決戰由來堪習膽，殺人未必便開懷，寶刀持向燈前看，無限淒涼感慨來！

憂國憂時，愛恤民命，趙聲不僅是革命元勳，一代豪傑，自另一角度以觀，他還是一位大詩人，大政治家呢。可惜英年早逝，令人常興浩嘆。